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孟子傳卷二十二

宋 張九成 撰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

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事親自有事親之法事君自有事君之法此天理也事親而親不悅則謂之不孝事君而君不仁則謂之不忠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行藏去就一視用舍合否為則焉初無定論也事君之

法當如是爾至於事親則自孩提以至老死無他法也其心一於嬰兒而無變者此事親之法也夫嬰兒之心一於愛父母而已安知其他哉方父母之弗見也號泣悲苦萬物無可解其憂者天下之士悅之與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妻帝之二女曾何足以入其心乎及既見父母且喜且怒怨父母之不我憐也已乃跳踉喜躍其樂有過於天下就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妻帝二女之樂也舜之心其事父母常如嬰兒

則其為父母不喜號泣于天若嬰兒之慕者此盖天理當如是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所謂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父母既死其心常悲一見其遺書一執其杯圈則泫然流涕痛苦有不自勝者此正嬰兒之心也老萊七十而慕為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此心為如何哉欲識舜之為舜當如嬰兒之慕而求之則公明高之説孟子之對萬章長息之問大舜之心於此而決矣夫舜之號泣于天孟子

止以一慕字斷之以解天下後世紛紛之疑非其高
見遠識超出乎衆人之上能如是乎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
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
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

曰謨盖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宫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

不告而娶余既為人說矣帝之妻舜而不告是與舜同心也夫相率以違背父母豈堯舜之心哉以俗人觀之則見其為不告而娶以天理而觀此堯舜為天下人倫之大不敢潔身以求合也至於象與父母同為焚廩揜井之計及牛羊倉廩干戈琴弤二嫂之說以傲濟頑嚚不如是不滿其意也凶德參會而舜生乎其間可謂不幸矣孟子乃有天將降大任之說且曰

而喜之奚偽焉

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可謂善觀天意矣苟不如是何以見舜之為大聖乎是故無羑里之難不足以見文王無陳蔡之難不足以見孔子無漢中彭城之難不足以成高祖之功無滹沱蕪蔞之難不足以立光武之志下至非束縛於莒管仲之功不明非受辱袴下韓信之志不固非刖其兩足孫臏烏乎而入齊非拉脅折齒范睢烏乎而入秦雖聖

智賢否之不同借此而論之則舜非處頑嚚凶傲大難之間亦何以成就聖德乎孟子又為之説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于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夫士君子當患難困苦窮迫艱難之時正當識天之意益自奮厲琢磨以合天心可也且憂且懼若将無後日者此閭巷婦女之見豈大丈夫之心乎余于燒廩揜井輒推天意以勉吾徒之不得志者此亦聖賢之心也若夫舜逃厄難而鼓琴不輟乃見

聖人之處憂患如此其沛然也至于象有思君之言舜有分治之命又泰然如平時兄弟家庭之間雍穆無間此又見舜之心矣而萬章不識此意乃以為僞喜嗚呼聖人豈有僞哉有一毫之僞乃鬼蜮耳非天理也夫弟之於兄天理相愛其所以迷罔至於謀殺者乃凶傲所致也方凶傲之起則見忿怒而不見天理及事成謀濟凶傲既息天理自生安知其無悔心乎悔心乃天理當然也象以為舜死矣既入舜宫舜

突然在前友于之愛不暇計較忽然四起此乃真情也舜安得不以真情際之乎且夫漁者有捕心海鷗為之不下鼓琴有殺心蔡邕至於旋歸况舜大聖人豈不知象之處心乎其欲焚廩也則有不可得而焚其欲揜井也則有不可得而揜則以其殺心已著不得而不避也與夫子知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知由也不得其死之機同矣及夫凶傲之氣已濟愛兄之心已生則就其生處以善言導之此又聖人造化

之術也夫焚廩揜井凶傲之氣也鬱陶思君天理當然也舜於其凶傲時則急避之於其鬱陶時則樂予之其處憂患人情亦可謂巧妙矣孟子善言此意乃曰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非深知舜之心者不能形容如此也且引子產畜魚之事為證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夫魚有始舍圉圉之理少則有洋洋悠然而逝之理故可欺也若夫井有仁焉其可欺乎子產以理而信之至於舜則又以聖

而見其用心處而造化之子產所不能及也書所謂

蒸蒸乂不格姦者此也此又孟子不言之遺意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余讀此一章乃見聖人處事如此此盖天理造化之妙也夫天下知象之凶傲而舜第知其為弟耳弟則當親愛之凶傲則當處之夫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河

潤九里澤及三族矧舜為天子於吾手足同氣豈可
追念往昔而不富貴之乎封之有庳為吾弟也然而
凶傲之惡及舜一已可也為一國之君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豈可以親愛之故使不肖之弟肆其凶傲加
於一國以遂區區之志乎舜天理也天理中造化真
若乾坤之運六子滄海之轉百川既不失親愛之恩
可使遂其富貴又不使凶傲及民而可以行吾恵澤
可謂巧妙矣其造化如何哉其曰象不得有為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税焉豈得暴彼民哉是也夫名為諸侯爵亦貴矣受其貢賦禄亦富矣親愛吾弟使之富貴吾心足矣然而民人之政社稷之事皆朝廷賢者主之象之凶傲何自而肆之於民哉徒富貴而不加親愛之心以潤澤之亦非天理也是以欲常常而見使源源而來故不拘諸侯入貢之例而以政事為名常接見有庳之君使他人皆不與焉此又親愛潤澤之道也既不失國家之綱紀又不廢

手足之親愛造化之妙乃至於此乎夫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此不知舜親愛之義也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又書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此不知舜使吏治其國之義也春秋之心舜之心也使鄭伯知舜之心決不至殺其弟使齊侯知舜之心決不至弟之子殺其伯父後世效舜封有庳而失之者如景帝之待梁孝王是也使其黄屋稱制以為親愛手足也卒有刺殺大臣之惡使其得舜之心詎至此乎又有效舜使吏

治貢賦而失之者如齊置典籖以專國事至有藕一段凝一盃皆待命于典籖而後得使皆愁窘無聊如在囹圄使其得舜之心詎至此乎此皆不知天理自以私意為之愛之則至于太過制之則至于刻深惟天理中行事事合宜封之而使朝臣主其政制之而使之常常而來見恩義兼行公私兩濟古人所謂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又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余嘗思其說而不

得令熟味此章深見舜之用心乃知古人之説蓋指此用處為言也其至已哉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勲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問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聖人既没道德不明利口憸人動以非理之語借聖賢以濟其私儻非高明豪傑之士以高見逺識深發聖賢之所存而大不然其說則夫簒逆之賊借湯武以為名悖亂之臣借伊霍以為惡事權臣者借齊環

以汙孔子事左道者借負鼎以汙阿衡其亂天下豈
一朝一夕而已哉今咸丘蒙問君不得而臣父不得
而子借舜以為名且有堯與瞽瞍北面而朝之說此
必藉張稷下諸人倡為此說欲動人君使尊大其說
以肆無稽之談以控當世之柄而恣其利欲也倘非
孟子以帝王之學立正心之論力抵而深排之則君
臣父子之倫自此而大敗壞矣夫君不得而臣孟子
據堯典孔子之說以正之曉然無可疑者至於父不

得而子蒙乃引詩普天率土之意以問亦可謂難答矣然天下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死生幽明一理也豈有作詩者使父不得以盛德之士為子乎孟子乃解此詩為歎獨勞而言非為父子而言也因又使學者先當明天下之理然後以理探詩人之意是窮理在前明詩在後深明天下之理然後可以識詩人之意故有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之說如曰有周不顯又曰其麗不億其文如此其理乃言其甚顯與甚多

也是不可以文害辭也一泥其辭而不得其意則如雲漢之詩有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豈周無遺民乎是其意傷旱太甚故其辭如此也判別不顯為顯不億為億靡有孑遺為傷旱儻非深明天下之理而以意逆志則夫探章摘句據語求是之徒將倒行逆施矣既明詩人之意既判普天率土之詩不為父子而說然後借永言孝思之詩夔夔齊栗之書以證父不得而子之鄙論其用舍詩書抑揚今古如此真可謂

能用先王之道者也孟子不得志故與其徒可否古今而高明竒偉如此使其得志端委廟堂謀謨帷幄以應難辨之事以斷疑似之説以折無冝之辯以破流俗之惑將沛然有餘裕而天下特在其掌握間耳惜哉止于如此而已矣徒使萬世之後知其心者徒想味風采而願爲之執鞭焉嗚呼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宫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孟子之論言天下不可妄得蓋陰有神明主宰其間

歷觀萬古湯之有天下其符見於玄鳥武王之有天下其符見於帝武秦之有天下文公有陳寶之祥漢之有天下高祖有雲氣之瑞以至楚有六子之産故當時有天方授楚之論趙有帝所之樂故當道有野人致帝之命嗚呼小而一國大而天下皆有黙定之數第詩書六經所傳不貴其有天下顧其脩德如何耳是以中庸曰大德者必受命又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然而周公孔子豈非

大德終在臣子之位不聞其有天下也以此知天之
歷數自有所歸天之與舜堯之子不肖矣天之與禹
舜之子亦不肖矣孟子深見天人之際故有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而一歸之於天又有天不言以行與
事示之而已之說余於是知人之行或善或惡其處
事或是或非皆天使之非人之所能為也天將興舜
乃使其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夔夔齋栗無格姦之
失有允若之心而舜孝行聞于天下矣又使五典克

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而處事皆當于人心矣堯薦

于天也二十有八載天又使歷年既多施澤既久而

民心歸之又使百神享之百姓安之天意在舜如此

堯豈得私其子哉故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於南河

之南天使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

舜天不言而冥冥之中使天下歸之如此此豈偶

然也哉天意昭然可見矣故孟子又引天視民視天

聽民聽之說以證之嗚呼天下之大固豈細事乎曹操欲簒漢民心未厭漢是天未與操也司馬懿欲簒魏民心未厭魏是天未與懿也天命不可妄得而簒逆之心昭然布在天下為千古罪人使曹操不殺伏后忠事獻帝天命在操將自有堯舜之舉矣使司馬懿不誅王淩忠事魏室天命在懿亦將自有堯舜之舉矣天命至重豈姦心賊慮所能圖哉操之子丕雖有天下不旋踵而有司馬懿之報懿之孫炎雖有天

下不旋踵而有八王之報嗚呼天命豈不昭灼乎大而天下如此小而一己亦豈偶然黄允公卿問病王臣在門亦已盛矣忽有黜妻之醜天使之也蔡邕忠諌靈帝力排閹宦亦已盛矣而忽就董卓之辟天使之也嗚呼天命難知其可不兢兢自慎乎禍福之來委之度外而立行處事其可忽耶葢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無為造化所使勿為醜行以害平生勿為惡事以貽後禍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仁義忠信樂

善不倦豈不在我乎倘天命之來有出非義吾當以義裁正之合於義者吾受之而不辭悖於義者吾却之而不受此所以處天命也使蔡邕知此豈肯為董卓客乎春秋申之會所以列楚於晉下而狄十二國之大夫與淮夷不殊會者此葢以義可否天命也此又孟子不言之遺意

孟子傳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四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三

宋 張九成 撰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

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

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任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孟子荅萬章前問則以行與事皆天令此荅萬章所問則以與賢與子皆天又言天之造化之妙如使堯

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使二十有八載禹之相舜使十有七年歴年之多施澤之久故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一皆歸之此天之造化欲與賢也天又使禹之子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又使益相禹歴年未多施澤未久故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一皆歸啓而不歸益此天之造化欲與子也豈特此哉天之意凡有四其一天使若舜禹又使天子薦之薦之而又使歴年多施澤久此天意在匹夫欲使其有天

下也其二有伊尹周公之聖其在相位歷年雖多施澤雖久然使太甲悔過成王亦悔過伊周終身為臣子此天意在繼世使有天下也其三以孔子之聖魯將用之使季桓子受女樂齊將用之使晏子非之楚將用之使子西沮之孔子終身為旅人此天意亦在繼世使有天下也其四以益薦於天而歷年不多施澤未久是也由是知天將興商是生夏桀天將興周是生商紂豈偶然哉故孟子謂舜禹益相去久遠其

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嗚呼誠如此說則人之或賢或愚或窮或達或始賢而終愚或終賢而始愚或始窮而終達或終窮而始達皆非人力所能致一歸於天而已曰是不然在天有命在我有義妄意求富貴者不可不知天有定數也至於福曰自求哲曰自貽孽曰自作慼曰自詒豈可一委之命哉使命之來出於不正如王莽之聘薛方禄山之召甄濟或遜辭而不受或佯瘖而不行此則道義在我

當為則為何天命之足問乎故君子之學當置天命於人事而力行道義之大方生與義生死與義死命雖可富不義寧貧命雖可貴不義寧賤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三復斯言深見聖人待天之理至于三聘起莘肖形求傅於命則正於義則公吾徐起而應之堯舜君民霖雨天下有何不可哉此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夫子待天

之意也學者又當知此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

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
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
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

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此段大意萬章問世傳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言湯三聘伊尹乃起以堯舜之道事湯伐夏救民又言枉己且不能正人況辱己者能正天下乎故未聞割烹之說也又言聖人制行或遠而在草野或近而在君側或去而適他國或不去而死其難如孔子可以仕可以止可以久可以速與夫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

比干諫而死雖曰不同而其大體所歸皆不犯先王名教潔其身而已矣然伊尹平生所學孟子極意而言之余亦安敢忽而不論請得而詳說之夫聖賢之出處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所謂道者非他道也乃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若何曰所謂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脩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于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尸於溝壑者是也其有不合此道者雖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

也故一介不以與之一介不以取之以非吾所謂道義也由是知天下合伊尹可也非伊尹求合於天下也湯之始來聘也正犯其一介不取諸人之法也故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畒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夫堯舜之道發於用則可以治天下國家其藏之身則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耳方其在畎畒也衣襏襫有藻火之尊耒耒耜等珪璋之貴畜妻愛子有應對賓客之用指奴呼婢有進

賢退不肖之機是其治天下國家之具盡在於此矣豈不樂哉湯三使往聘之其意既勤其禮既具其心既虛已入堯舜之路矣吾其可以失之哉失湯則是失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在虛心處湯既虛心必能行吾植桑種田育雞豚畜狗彘謹庠序修孝弟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不轉尸於溝壑之說矣夫使君民皆在堯舜道中行其樂有大於畎畝者故伊尹幡然而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夫上有植桑種田庠序孝弟之道則民亦行堯舜之道矣盖堯舜之道人所固有也堯舜特能發而為用耳民行堯舜之道為如何哉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此民行堯舜之道也伊尹不出則民方放僻邪侈戰鬬攘敓日在桀跖道中行豈有一

人覺吾有堯舜之道者伊尹一出則民心頓變悵前非之失路悟今日之得塗其利豈小補哉夫天生聖賢豈止為一身計耶固為天下計耳伊尹因三聘之來乃大省天之所以生我者將付以天下之重乃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說又有天民先覺斯道覺斯民非予覺之而誰之說又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如已推而内之溝中之說故相湯伐夏救民取天下於湯火之中而置之安泰之地其學為如何

哉堯舜之道當如是耳如荷蓧荷蕢晨門接輿之徒止知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說至皤然而改堯舜君民則不識也枯槁絶滅自以為是豈聖人之道乎徒自苦耳殊可怪也至於伊尹兩曰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學者不可不攷此伊尹自指其所得以樂堯舜之道也夫堯舜之道具在天下誰其樂之惟以吾自得而入于堯舜道中日以堯舜之道涵養所得此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

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伊尹自得處也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此伊尹以其所自得者樂堯舜之道也其理深矣遠矣非踐履者不能到此至于割烹要湯之說乃商鞅蘇張輩所進不以正造為此說以自濟其姦耳然而孟子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要之一字不可以後世之心觀也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何要之有此語乃解萬章以割烹要湯之說故力言其以堯舜之道非割

烹也以要君為心此春秋所當誅豈君子所當為乎學者不可不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

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余嘗讀易至漸不覺撫書而歎曰士大夫出處其可忽乎夫漸之繇曰漸女歸吉利貞而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然則觀漸之繇則士大夫之出處其可不以正乎班固文冠兩京而事竇憲馬融經稱大儒而依梁冀文章

如柳宗元劉禹錫經學如陸淳而附王叔文進不以正皆為千古罪人况乎聖人乃天地之妙日月之明仁義禮智之宗主詩書禮樂之精神其肯于衛主癰疽之醫者於齊主瘠環之便嬖乎為此言者必進不以正如商鞅由景監而進騶忌由鼓琴而進張儀由鄭袖而進造為此言上誣聖人以自濟其姦耳孟子即孔子却彌子瑕之説曰有命夫命者理義也豈有為士大夫而主嬖人以求進乎義不當為即命不當

為也聖人以義為命是命在我而已矣或進或退一
以義為主耳昔元稹由崔潭峻以進為當世士大夫
所鄙至以青蠅寄意曰適從何處來今遽集於此余
讀史至此代為稹羞面熱汗下不知稹何以處之官
職幾何而為人所賤如此可謂失策矣李鄘為吐突
承璀所薦終身不就相位學士大夫義當如此每讀
鄘傳想見其人恨不得與之為友人心不遠義方炯
然豈可欺乎雖六國小人汗蠛孔子如此徒自勞耳

人誰肯信乎孟子又言孔子微服過宋當阨難時主司城貞子假陳侯周臣以逃難夫逃難尚不肯主不正之人况於平居無事時乎以阨難而卜則平居又可見也盖碎千金之璧者不能不失聲於破釜陵三軍之勇者不能不失節於酒色惟以阨難觀人則生平所存可知矣王衍高談物理見石勒而下拜王坦之剛鯁自許見桓温而倒執手板以孔子過宋時觀之則灑瀝滑環之譏可一洗而無餘矣夫人主欲觀

遠臣以其所為主觀近臣以其所主觀今聖人自魯來乃於衛主癰疽於齊主瘠環豈不為人君所薄乎昔漢武見大將軍而踞厠見汲黯不冠不見也以此卜人君之心其於出處豈可不謹乎孟子力為辯明豈為孔子計哉正為天下後世士大夫耳余故首述漸卦以正孔子之出處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

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竒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余讀此章竊疑孟子鄙管晏蚓仲子狄許行於百里奚何取焉百里奚事秦穆公穆公特伯者耳孔子之門三尺之童羞稱談霸道而孟子乃為之辯白鬻於秦之說至三稱之為智一稱之為賢何嚴於管晏而寬於百里也盖孟子之取人論其存心則甚嚴論其一節則甚寬盖存心則百行所出故雖管晏皆在所貶論其一節之善則皆可進於君子之塗故雖百里奚亦在所取此孟子造化之術也如其曰人能充無穿

窬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夫無穿窬之心特不為竊盜耳稍自好者皆能行之遽以謂仁不可勝用又何其寛也至於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特不知時爾遽以謂穿窬之類又何其嚴也盖孟子取其一念之善則直指之為仁一念之非則直指之為穿窬使人人一於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中以入乎仁義禮智之域而不敢

微生不善之念其造化豈不大哉百里奚相秦六七年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内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此其大體也至于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其死也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軒然有晏子之風則其自好可知矣何至於自鬻乎至于不可諫而不諫知將亡而先去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孟子三稱之為智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孟子一稱之為賢此乃孟子深言其自好決不為自鬻之陋而已耳與孔子刪書而取秦繆公悔過一節載於周書之末其幾同也然而深攷此篇除咸丘蒙問父不得而子君不得而臣一事外至於疑舜之號泣于旻天又疑舜之不告而娶又疑妻舜而不告又疑舜為偽喜又疑舜封象於有庳又疑禹德衰不傳於賢又疑伊尹以割烹要湯又疑孔子主癰疽瘠環又疑百里奚自鬻於秦皆出於萬章夫孔子之門

羣弟子所問不過問仁問孝問政皆切問近思無非為己之學曾何敢僭論聖人妄毀賢者而萬章所問大抵好信閭巷之鄙談敢疑聖賢之大節其所存何其猥下也余固言之矣孔子門人去三代未遠而齊晏子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衛蘧瑗皆當時良大夫其風俗議論尚有先王之遺風至於孟子時商鞅騶忌陳軫蘇秦張儀稷下諸人横議四起敢誣衊聖賢自尊其說風俗薄惡動肆譏毀陳臻之非屋廬子之

問淳于髡之侮玩充虞以為不豫公都子以為好辯公孫丑以比管晏過孟賁尹士以為不明干澤濡滯何孟子門墻而非意之謗喧喧滿耳乎非直此也乃敢尚論前古聖賢則風俗衰替槩可知矣惟敢疑聖賢之風不息所以至秦敢焚詩書敢殺學士敢戕六親敢稱始皇盡非前古至天下同為血肉而後此風息耳嗚呼痛哉

孟子傳卷二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吳曾

謄録監生臣浦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五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四

宋　張九成　撰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寛薄

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獨尊孔子故論三聖人之所得而有金聲玉振聖智與夫巧力之說此前古所未發明孟子獨以深造自得之學軒然别白判斷使孔子之道迥然與三聖不同可謂竒偉超絶之論矣夫伯夷自清而入聖伊尹自任而入聖柳下恵自和而入聖三人易位而處則聖有所止矣故孟子以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以比伯夷伊尹柳下恵其意以謂伯夷得聖人之清伊尹得聖人之任柳下恵得聖人之和皆

得聖人之一體而非其全也至於顔子雖合清和任為一體而未能造其極故曰具體而微惟吾夫子合三聖之清和任為一大體時出而用之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和則和千轉萬變與時偕行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且去齊接淅則似伯夷之清去魯遲遲則似下惠之和攝相事而斥萊人誅侏儒則似伊尹之任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耳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記曰當其可

之謂時可之一字以言衆酌審詳而非决去不回也在聖之外為知在力之外為巧在至之外為中故又曰金聲而玉振之也夫作樂者始以金奏終以玉節詩曰依我磬聲是以玉為節也其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又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伯夷伊尹下惠似之故夷終于清尹終于任惠終于和止于此矣猶射則力而非巧至而非中故聖之外未及知也夫知所以運聖也使聖而無知安能轉移造化為無所不可

乎其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又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孔子既玉振以盡其聖又金聲以極其智終之外復有始則聖不止于清清之外復有和不止於和和之外又有任循環往復猶金聲而又玉振玉振而又金聲比之于射至之外又能中力之外又有巧是聖之外又有智惟聖之外又有智所以能運用此清和任之聖應時而中其會焉此天地之妙造化之神學不至此奚以學為孟子學窺大全深見孔子用處未

嘗襲蹈古人一言超然於千古之下創為此論以極

聖人之大用使學者知聖人門戶中乃有如此之變

化嗚呼其深矣哉非觀天地風雷之變日月照臨之

神四時生成之大不足以知聖人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

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

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

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
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
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
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
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
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

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為差

余讀周室爵禄之制法度森嚴規模遠大如二十八宿之在天五岳四瀆之在地畫然一定不可動揺使先王以私智為之安得如是之横厲也乃知聖人制

作皆自天理中來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雷霆水火其聲形態度皆因天理也守此者治安舍此者危亂其盛矣哉故自天子一位以下至子男同一位此爵之在天下也自君一位以下至下士一位此爵之在一國也自地方千里以下至附庸此天下之禄也自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至元士受地視子男此朝廷之禄也自大國地方百里至小國地方五十里終之以禄足以代其耕諸侯之禄也自耕者之所獲至其禄

以是為差此庶人之禄也天子公卿大夫元士大國次國小國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庶人之爵禄截然整齊不可侵紊若天造地植移先王之經綸而圖畫于此欲知先王之心者庶於此而可得矣然而當孟子時私欲熾盛天理消亡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則焚書坑儒之象已兆于此矣蓋人欲方熾何所不可第見先王之制徒使人不快耳始去其籍欲快其意耳不知其意欲快人人欲快大并小強侵弱

後者效前靜者思動盡破先王之制而其國亦滅亡矣秦并吞天下并與典籍學士而焚滅之快意不已人人皆欲一快陳勝一倡天下皆起秦氏亦滅亡此快意之效也夫先王之制所以為治安之本也皆守其制則大不敢并小強不敢侵弱各安其分豈不樂乎且楚自以為強大而滅陳滅蔡滅舒滅庸意亦快矣不知楚之上又有大者而思快意焉秦亦滅楚矣秦自以為強大并吞六國不知合天下之民其強大

又甚矣秦既快意天下各思快意故卒受其禍至於此時方知先王典籍之不可去而士大夫之不可殺耳夫先王典籍所以如此之容者蓋天理之自然而非私意所出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可不信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
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
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
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
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
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
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
也弗與食天禄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

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余觀孟子論友乃以天子諸侯大夫為說且其意專以有位者為主匹夫之賤道德充於已天子諸侯大夫欲友之有不可得者蓋友也者友其德也倘其德未足交而挾長挾貴挾兄弟而來者皆不可以言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而下友五人其所以與之友者

以無百乘之富故也使此五人者亦有百乘之富則不與之友矣是未免于有所挾而友也費惠公為小國之君豈止百乘而已哉而師子思友顔般事王順長息所與游者皆一時賢士其所存可知矣晉平公又大國之君不止於小國而已其友于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亦可謂能下人矣然王公之友必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今平公徒以禮下人如一介之士而不知王

公之友不止于此而已昔魏文侯師子夏事田子方敬段干木然其命相乃用翟璜魏成此所以名過于桓文而其功不及五覇晉平公之友亥唐其似之矣堯天下之君不止於大國而已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其德可謂盛矣乃館舜于貳室而堯亦饗舜之所設迭為賔主是以至盛之德至尊之位而友於匹夫也使之叙五典宅百揆賔四門豈如蔬食菜羮不敢不飽而已哉舜以堯有至盛之德故與之為友不然庶

人召之役則往役可也豈敢與天子為友哉夫以貴
賤論則用下敬上謂之貴貴以大德論則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貴貴所以明君臣之義尊賢所以大至公
之道兩者豈可偏廢哉故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孟
子之意以當時之君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
受教孟子寧就庶人之役而不敢就諸侯之召就庶
人之役貴貴也不敢就諸侯之召正其名也因萬章
之問乃歷言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所謂友則孟子之

意蓋可知矣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

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
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
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
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視前一章孟子論友及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說又
何其嚴也今觀交際教之不改獵較行可際可公養
之說又何其寛也大抵聖賢存心無非忠厚如元氣
埏埴萬物皆予生意使小人微起一毫善端聖賢則

自此路而應接矣其交以道其接以禮是其心已自善端中來聖人則涵養其心欣然而與之酬酢齊王有易牛之心孟子三宿而後出行者眷眷此心也倘其心不虛其意不下軒然以王公大人自高自以為盡善則善端蔽障聖賢自何而入哉所以論友則不挾長不挾貴而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梁惠王自謂無如寡人之用心孟子一去而不復留戀者以是故也至於其間曲折萬章之問亦云悉矣請得而詳說

之萬章指交際而問曰此何心也其問可謂切矣孟子直指之曰是恭也嗚呼恭者敬之發見也其對亦切矣萬章儻識此幾省于言下則當如曾子故事應之曰唯使如此應則不失孟子之幾乃不知觀省又問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殊為萬章惜也然且就萬章之意而卒其說夫交際之心孟子直指之為恭則卻其此心者謂之不恭復何疑哉孟子知其失前所荅之幾故就其所問而荅之曰尊者賜之曰其所

取之者義乎不義乎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此又聖賢之指人欲其自省終不欲增損一毫芒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其意深矣遠矣夫尊者賜之其交以道其接以禮吾當受其禮意可也不是之顧乃指摘瑕疵軒然問之曰爾之所取者義乎不義乎桀傲如此何恭之有使識其禮意必受其餽而弗卻矣萬章猶不寤乃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夫其

交以道其接以禮聖賢見其禮意故涵泳酬酢之非受其物也受其禮意而已使萬章籍孟子直指交際之心為恭則見夫交以道接以禮無不受之唯其既失此幾止用區區私見以卻之為是而受之為非吁可憐也且人以善心來聖賢無不應答之兒童如互鄉叛人如佛肸嬖寵如南子聖人無不諒之此心乃天地造化之心也萬章學不到聖地必欲求世俗之名遂私見之謬反覆喻之終守其見然受孟子一指

之力雖不脫然省于言下而其幾亦略變動矣何以知之其曰請無以辭卻之又曰以他辭無受是不欲直情徑行而以善言荅之也此意頗有聖賢之風而以心卻之之說非聖賢之心也故孟子直指曰斯孔子受之矣孔子受之汝欲不受乎言至於此萬章可以已矣萬章猶未脫然固吝私見乃變問端以禦人交以道接以禮為問孟子乃以康誥罔不譈為對佘竊疑之夫佛肸公山皆叛人也其來召也孔子猶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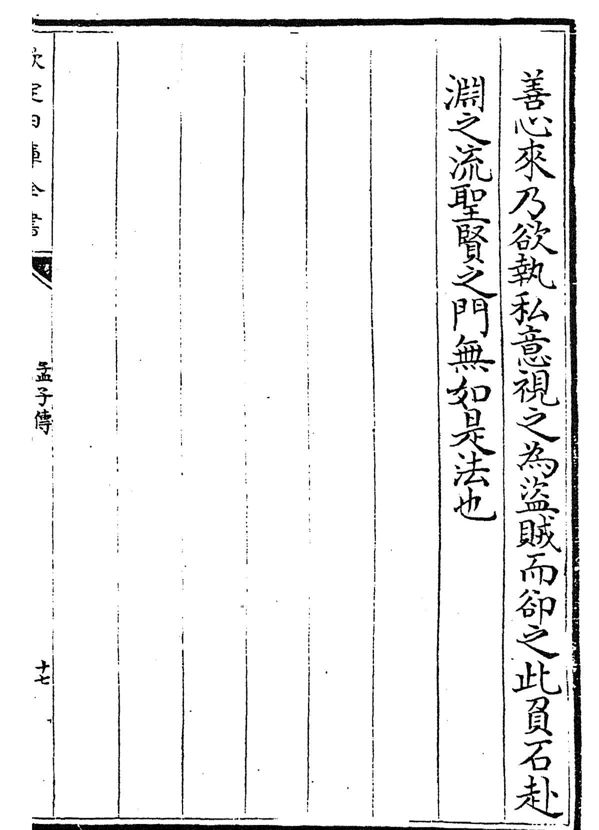
往焉使禦人果交以道接以禮有悔過之心聖人亦將應接之豈有終身不許其改過之理乎孟子如是而答豈以萬章初學未可以語此乎柳宗元劉禹錫學未望聖門乃與王叔文為偶此亦可以為戒矣姑留此疑以俟君子且就孟子之意以說之以為禦人乃凶盜劇賊豈有聖賢與之酬酢乎萬章得此語以謂其意遂矣輒以今之諸侯取民猶禦而君子受其禮際是與受禦同也嗚呼惟萬章失孟子直指交際

為蔡之幾反覆不已私意闊大遂入于刻薄中孟子乃以謂有王者作將盡誅今之諸侯乎抑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非其有而取之者謂之盜充取賦于民之數而增廣之者謂之義之盡今諸侯取于民非所謂非其有而取之也乃因其所可有之類而又增廣之耳例謂之盜豈不刻薄乎萬章之心入於窄隘如此故孟子以孔子獵較之說以大之萬章猶未寤也意欲遂其私意又疑孔子之仕觀其意欲以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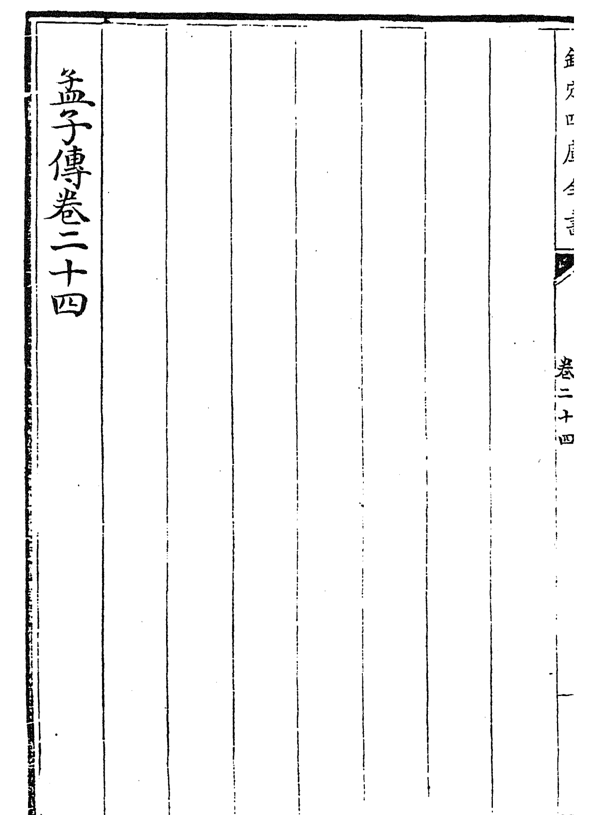
孟為非庶得自遂其見何其至愚如此也故敢以孔子之仕為非仕道夫聖人存心見人有一善端則深入其中而應接之與之交臂執手同登於九仞之上以入聖賢之室而後已魯人風俗田獵禽獸比較所得以祭祖先祭祖先之心此仁人君子之心也聖人所以眷戀此心與魯人游戲使得為善之路以登大道之中焉非事道而何萬章淺陋見其獵較聖人廣大見其善心因其心為祖先而設乃簿正其器取足

於獵不以四方之珍異為貴此欲其自盡力於祖先也其教幽微其義精妙豈凡俗如萬章者所能知乎萬章私意不息猶以孔子其道不行於朝廷乃至與魯人獵較奚為不去乎萬章止知去耳去止去耳又何功用哉其所以不去必有以也以獵較為兆使天下皆入於此幾則將推此心而廣大之凡政事號令一皆如簿正之法矣天下奚足治乎既形此兆而不我用也去之未晚矣是以於齊於楚於衛諸國未嘗

有三年之淹也夫孔子之心見有善端者無不接之於季桓子秉政時孔子攝相事此桓子有善心孔子可行道之時也故行可之仕以季桓子有善心也衛靈公郊迎孔子致粟六萬此靈公有善心見於交際可行道之時也故際可之仕以靈公有善心也孝公以國君養賢之禮待孔子此孝公有善心見於養賢可行道之時也故公養之仕以孝公有善心也善心之所在孔子之所在也鄙哉萬章交以道接以禮以



善心來乃欲執私意視之為盜賊而卻之此負石赴淵之流聖賢之門無如是法也



孟子傳卷二十四

孟子傳卷二十五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余觀孟子此章士大夫仕宦其可不審處乎夫有為貧而仕有為道而仕不可不辨也為貧而仕者以家貧親老也其仕主於為貧不主於行道也是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之職皆所甘心焉謹啓閉嚴廵警其職盡矣若治亂非所與知也是故簡兮之詩有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之美而君子陽陽有左執翿右招我遊敖其樂只且之說蓋為貧而仕雖伶官之賤有所不屑盡執籥執翿秉翟之職不

愧其祿而已其色如赭其樂只且葢以無愧也此詩所以謂之賢者又謂之君子以其為貧而仕無愧於心也孔子為貧而仕嘗為委吏則會計盡其職嘗為乘田則牧養盡其職聖人之道葢在於此若夫立乎人之本朝此其職也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則當舍之而去乃偃然在位惟恐失之天下可恥莫大於此故士君子知時之不可有為則委心俯首於抱關擊柝之賤乘田委吏之職伶官樂人之微盡心

其事求禄以養親焉不敢叨據公卿之位恐道之不可行而為天下之大耻也嗚呼聖賢大訓豈不昭灼而鄙夫患失夸者死權以茍得為心以僥倖為志紆朱曳紫擁節執圭無一補於君民乃自以謂得志而不知其耻有過於市朝之撻也孟子此意以商鞅騶忌孫臏蘓秦張儀稷下諸人立乎人之本朝而以陰謀詭計縱横捭闔卓異荒唐為事業或竊相位或坐輜車或佩六印或據康莊揚揚以為得計以聖賢之

道觀之其恥有過於此者乎然則士君子仕宦為貧則當居米鹽筦庫之職以無愧其心為道則當堯舜君民太平一世可也曷可妄據卿相之位乎孟子為賔師則盤礴于齊一為齊卿不旋踵而致仕蓋為此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

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畂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此一篇大抵辨正名分以為士子辭受之大節夫諸侯失國當託于諸侯黎侯寓于衛淳于公寓于曾是也士非諸侯無託於諸侯之理然而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將如之何曰周之則受賜之則

不受又不可不辨也何謂賜抱關擊柝之賤皆有常職既有常職則當受賜士非有職事也何名以受賜哉君大不能行吾道又不能行吾言而曰使飢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待之如齊民一等有賙給之義此名之正者也不得而不受夫士不當託於諸侯託於諸侯則犯分故謂之非禮士不當受賜士而受賜則害義故謂之不恭夫禮義由賢者出而託諸侯受無名之賜以犯先王之典刑安得謂之士乎然則不託于

諸侯不受賜於諸侯非謂求名譽眩流俗也不敢犯名教也然先王之道要在千古為可行非務為沽激崖異使人憔悴辛苦如泄柳段干木屈原申徒狄之見也是故雖不可託於諸侯不可受賜於諸侯而有周之則受之路名分既正禮義不虧退自等於齊民進不犯于名教此先王之道所以通萬古而無弊也然而周之之內尚有說乎曰有其說如何曰國君有養賢之義養賢亦周之之義而又有大者也其法如

何曰以君命將之吾則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廪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一一以君命來也此養賢之法也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廪備以養於畎畝之中是也魯繆公雖得養賢之名而不得養之之法何以言之亟問子思亟餽鼎肉子思以為鼎肉爾使已僕僕亟拜也豈養賢之道乎於其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是也堯得養賢之義而又得

尊賢之義其尊賢也如之何曰使舜徽五典宅百揆
賓四門孟子所謂後舉而加諸上位是也養賢至此
此王公之道也繆公既失養賢之義又有甚焉者其
甚焉者如之何曰子思摽使者之後臺臣自此不復
以鼎肉來餽矣孟子所謂自是臺無餽也繆公不學
甚矣嗚呼冉有以事為政孔子正之桓子以取為假
孔子又正之名分不可犯也名分乃先王之道不可
干也若孔子侍坐于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孔子先食

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又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夫黍桃微物聖人食之其先後有序其名分不亂如此則夫託於諸侯受賜於諸侯周之養之尊之又豈可不辨乎一亂其名是謂

敗名一踰其分是謂犯分傷於教而害於義將得罪於先王矣由是知孟子之或見或不見或受或不受蓋皆傳孔子之心法而世之君子輙疑之非之至詈之何哉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

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
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
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
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
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
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乎齊
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

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

也

此一章辯庶人無見君之禮而君有就見賔師之禮庶人有往役之義而君無挾貴友臣之義何謂庶人無見君之禮如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市井草莽皆謂庶人庶人不執質為臣故無見君之禮何謂君有就見賔師之禮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如武王訪于箕子謂其賢也則先主訪于草廬故君有就見賔師之禮何謂庶人有往役之義如傅

說築于傅巖是也何謂君無挾貴友臣之義如子思不敢與繆公爲友是也盖友也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使繆公德與子思同則如堯之友舜無不可也尚德不及子思論其分則穆公爲君子思爲臣君無友臣之理論其德則有德者宜爲師師則繆公當事子思耳不可以友言也夫見賢人當以其道故齊景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招之非其物也招虞人非其物虞人尚不敢往况招賢者非其

道賢人豈肯見乎然則招賢者之道當如何哉禮義而已禮為賢者出入之門義為賢者所由之路人君能不以富自驕不以貴自大虛心屈已鞠躬下意執賓主之禮講師弟子之義以見賢者此所謂招賢者之道也然則孟子不見諸侯非自大也不敢犯名分也人君不知就見之而欲其犯名教而來見是以非禮非義待孟子也萬章之疑可以頓釋矣故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之詩為證夫砥

以言其平矢以言其直君子履平直之道故不敢犯名分以見諸侯小人視君子所履平直以為法故虞人亦知死于其職不敢妄就大夫之招萬章不悟乃引孔子不俟駕為說可謂不類矣夫孟子方與論庶人及賓師之說非人臣之義也孔子聖人難以庶人為比矣故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古人謹于名分如此非私意也皆天理之自然也一犯其分亂之道也昔司士賁問于子游曰請襲于牀子

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夫唯諾
一失節君子得以譏之況庶人無祿輙犯有位之名
分而人君自大敢忽賔師之名分哉師友一道耳師
且不可以為友而庶人乃得與有官職者同乎深味
此義其大矣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昔孔子繫乾之九五利見九二之大人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又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明此一爻之意則孟子論友可得而言矣夫德有小大故友有廣狹德愈高則友愈遠尚友古人者非忽天下善士也友天下善士者亦非忽一國也友一國善士亦非忽一鄉也友一鄉善士非忽比閭族黨之間也其勢

自然也使其德宜為一鄉之師而屈意友宜為一比之師者其念慮精神言論風旨長短不合參差不齊一比之師將求其識慮足以師一比者為友矣而一鄉之師亦將求其識慮足以師一鄉者為友矣此自然之故也故同聲者乃相應同氣者乃相求水不得不流濕火不得不就燥雲之從龍風之從虎易位則無功用矣是以性本乎天者皆翔于雲衢性本乎地者皆羣于藪澤自然之理不得不爾也然有志之士

豈肯以善足為一鄉之師而止哉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必求為一國之善士矣豈肯以善足為一國之師而已哉日而復日新而又新必求為天下之善士矣豈肯以善足以為天下之師而已哉日而復日新而又新必尚論古人而友之古人往矣吾何得而為友也是何言與昔狄仁傑謂獄吏曰方黄卷中對聖賢語何暇與俗吏語耶此盖誦詩讀書想像其音容髣髴其一二如出乎其時如對乎其人攬其遺芬味其

餘嘬而友之不止此也又以其時攷之若西漢尚功名而薛方獨尚名節為西漢第一人東漢尚名節而黄憲尚器度為東漢第一人魏晉尚浮虛而卞壼獨尚忠孝為魏晉第一人有唐尚辭章而韓愈獨尊經術為有唐第一人然而自東漢以下至李唐求古人之超絶者如此可以止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人焉其人為誰曰六國奇謀詭計縱横捭闔卓異荒唐而孟子獨守仁義為六國第一人學至孟子可以止乎

曰未也春秋尚霸道孔子獨得堯舜文武之道而變化之為自生民以來羣聖人中第一人學至孔子可以止乎曰未也更當窮孔子所謂無聲無臭上天之載者而行乎中庸所謂尊德性而又道問學而又致廣大而又盡精微而又極高明極高明而又道中庸道中庸而又溫故而知新敦厚而崇禮即尊德性之謂也循環往復無有窮已其參贊天地調和陰陽直餘事耳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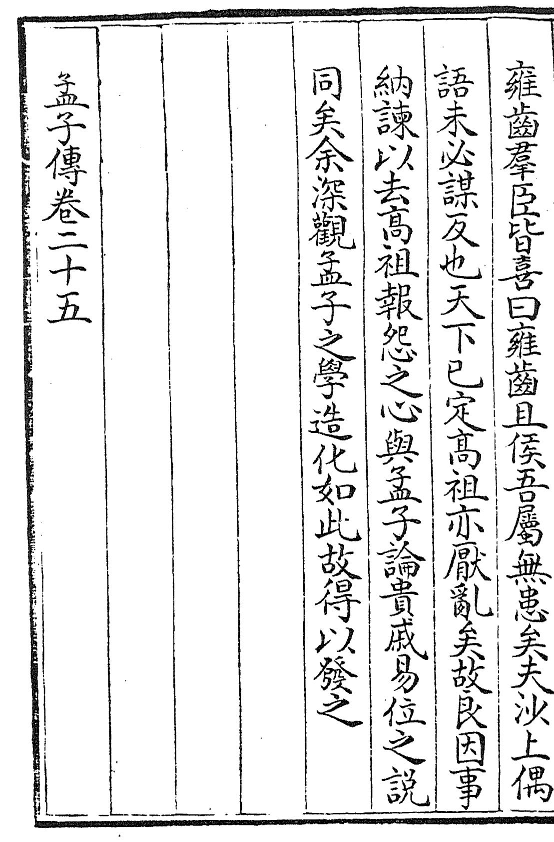
天也文王之德之純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天不已文文王不已學孔子者其可已乎此又孟子之遺意余故表而出之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余觀此一章孟子因事而諫也夫齊宣王問卿孟子苐當言卿之職可也乃問王所問指何卿而問王有卿不同之對孟子即有貴戚異姓之說蓋齊宣之心以謂爵位吾所固有晏然如日之在天雖有失德其如予何故孟子對貴戚反覆諫不聽有易位之說正以中王自安之病也王勃然變乎色是易位正中其病故心為之動搖色為之變亂也孟子苐以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數語以愷康之其語

如春風和氣自然悅樂孟子造化乃如此之妙始以易位變動其自安之心終以數語開悅其忿怒之意其變動也肅然如秋其開悅也煖然似春春秋造化之柄盡在孟子奏對之間學不如此其能用天下乎自易位之言一入齊王之心初入則色變既定則言深想易位之言困於心衡於慮凡有念慮酬酢其敢自肆乎此齊宣所自知非語言所能形容也一言之益其大矣哉既又問異姓之卿乃曰反覆諫不聽則

去既而孟子不旋踵而去夫反覆不聽在異姓則去在貴戚則將易位矣齊王之心豈不岌岌乎張良嘗得此意矣觀夫諸將偶語於沙上高祖自複道而見之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所愛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於是高祖置酒封



雍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夫沙上偶語未必謀反也天下已定高祖亦厭亂矣故良因事納諫以去高祖報怨之心與孟子論貴戚易位之說同矣余深觀孟子之學造化如此故得以發之

孟子傳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 經部

孟子傳卷二十六

宋 張九成 撰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

義者必子之言夫

異哉告子之論仁義也夫性則仁義也居之則為仁行之則為義仁義乃性之自然非私意所能為也告子之意以謂性本無仁義乃矯揉而成仁義耳故有杞柳桮棬之說又有以人性為仁義之說猶以杞柳為桮棬之說當其設辭譬喻其大體則若無瑕而其微處則大害名實孟子學造淵微識高宇宙止以一語盡破其邪見而仁義之路廓如也其語安在曰將

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是也夫性即仁義而杞柳非桮棬欲為桮棬必斬杞柳而為之審如告子之說欲為仁義亦將斬伐人性而為之乎告子其學簡畧其見偏頗私立名言撓亂大道嗚呼道不可不講也久矣如告子論性之說一時譬喻似若發揚聖學為足以矜式然其微處乃害道如此則君子之於學其可語之不精擇之不詳乎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益謂是也孟

子之學深造自得故見微知著睹始知終隘伯夷而不恭下惠狄許行而禽獸楊墨亦如於杞柳而知戕賊之失也學不如是何足以觀古今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

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之論性錯指習為性孟子之論性乃性之本體也觀其借水論性以謂决諸東方則東流决諸西方則西流謂性隨所之而見為善為惡初無分也嗚呼善惡習也安可以習為性哉孟子以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闢之所謂天下之至論矣夫人之性即仁義禮智信也以赤子入井卜之則人性本體之善可知矣是孟子之論善非如告子與惡對立之善也直

指性之正體而言耳然而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何也曰此其氣習也非性也所謂習者非一時之習乃氣禀之習也繁弱之矢力之激也必至百步而後止江湖之水風之激也必至數日而後定叔魚食我之生非性不善也其習之深正當其激而不已耳孟子所謂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蓋指此而言耳若夫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歧歧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此人性之本也此孟子之所謂善也凡為人類者皆當如此不幸而為叔魚食我者非其性也習也正孟子所謂其勢則然也然則何以直造性善之地哉曰在

講學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學入精微思極深眇所以隘伯夷不恭下惠禽獸楊墨妾婦儀秦蚓仲子而貉白圭狄許行而直夷之者皆以其精微深眇不可亂也學而未至此則必為邪說所亂暴行所移告子之學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雷同苟簡就所見而言而不入於精微之義不極乎深眇之思至於以義為外以言為先不知探

賾索隱鉤深致遠乃儒者之學也說者謂其出入儒墨之學理或然也觀其立言曰生之謂性夫有生皆有性此言未為過也然人與草木禽獸蟲魚等有生也而其間草木之性與禽獸不同鳥獸之性與蟲魚不同至於同是草木而其間性亦自不同同是鳥獸同是蟲魚其好惡嗜慾之性亦自不同豈可以生之謂性一語盡該天下萬物之性哉孟子知其學不精微思不深眇必害名教必陷偏頗乃以語驚之曰生

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乃對之曰然果苟簡鹵同無所分析至於如此又問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又對之曰然是告子之意以人與草木鳥獸蟲魚同一性也豈非害名教而陷偏頗與夫白羽白雪白玉雖等是白色然比而觀之其間不同處迥然與天地相遼惟學入精微思極深眇者乃能分大體於錙銖辨異同於毫末事事如此所以極天下之邪說不能亂其心舉四海之暴行不

能移其見告子雷同如此苟簡如此宜乎以儒學墨以義為外以言為外以言為先也誠如其所見以白羽白雪白玉等為一白則其以犬之性為牛之性以牛之性為人之性無疑矣嗚呼此豈非害名教而陷偏頗乎使其說行則人與禽獸一等耳禽獸可獵人亦可獵矣此夷狄豺虎之見也夫豺虎不分人獸一等而食之使人人如告子之見去而莫反遠而難追則斯民將如何哉為血為肉同與禽獸登俎而充

滋味矣豈不害事乎荀卿有性惡禮偽之説此亦學不精微思不深眇雷同苟簡之病也不知其説一行其弟子李斯祖述之得志於秦以性為惡乃行督責之政以禮為偽乃焚六經之籍坑天下之儒荀卿亦豈謂其學遂至於此哉故罪嬴秦者當罪李斯而罪李斯者當罪荀卿罪荀卿者當罪其學不精微思不深眇遽立名言以亂天下以荀卿而觀則夫告子之說孟子豈得不窮探而極詆哉然則士大夫學問當

如之何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其分别如此豈肯與人畜同一性哉惜乎告子不之知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内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恱者也故謂之内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恱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告子先以墨子之學亂其中故所見顛倒殆似不可告語者此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執左道以亂政者先王皆在所殺而不以聽至於百家之説申商之學非先王之書悉禁無習者董仲舒

所以發憤也告子遊孟子之門為日久矣而左道之論非聖之說畧無忌憚公然信之而不疑嗚呼不知在先王之世明盛之朝入可誅可禁之數乎亦可恠也然先王所以待之如此之嚴者則以亂人心術難遽洗除也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學士大夫可不以告子為戒乎夫食色人欲也乃指為性與前人牛同性之說合矣今又昌言仁内非外義外非内之説以叩孟子且有彼長我長彼白

我白皆因於外之説直以義為外而不疑學問乖踈
識見偏頗如此良可憐也孟子恐其人馬不辨一等
而長之又從而白之使人畜莫分以害名教故有無
以異白馬之白長人之長以𤨏之且指義之極處而
為之言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夫彼長我長惟人
為然使草木犬馬在長者之傍彼豈知長者當尊敬
乎然則彼長我長我長者果誰乎當自知仁義之所
在矣乃執迷不反遂非不悛而曰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反覆無稽紊亂名實噫長楚人之長長吾之長其長之者其誰耶終日馳騖四海奔走九州認路人為至親而其家庭之間堂寢之奧父母兄弟之親乃生平未曾識也豈不顛沛乎孟子憫之故有秦炙吾炙之説以指其歸且耆炙者其誰耶即長人之長者是也炙有秦吾而耆之者無秦吾亦猶長有楚吾而長之者無楚吾隨所寓而見耳使告子識耆之者則識長之者識長之者則義之在内夫復何疑奈何

邪說深入淪肌膚而浹骨髓豈易掃除乎物則亦有然謂耆灸之間亦有斯理也學不精微思不深耿乃於日用處失之可不為之大哀耶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内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内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

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季子豈亦學墨者乎何其見識顛沛與告子同也仁義禮智信皆性中發用必欲以義為外者其意欲以尊敬為外事不知所以尊敬者出於誰耶公都子對曰行吾敬亦可謂善對矣季子乃有鄉人伯兄之問

又有酌則誰先之問公都子有敬兄之對又有先酌鄉人之對皆名對也季子見識顛沛必欲紊亂是非以遂其私說亦可謂繆用其心矣何以知之觀其指所敬在此指所長在彼以謂義果在外亦可笑矣彼其敬之者長之者自何而來耶此理亦易明矣公都子雖學於孟子然而其學未入乎精微其思未極乎深耿一為季子所亂便茫然不知所答孟子乃代答其說有敬叔父敬弟之問又逆知有敬弟之對又有

惡在其敬叔父之問又逆知其有在位之對又有庸敬斯須之敬以極其繆説季子聞此發藥之論可以盡棄鄙見廓然入吾大道中矣乃復執迷不悟遂非不悛於無稽之中轉肆無稽乃有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意以敬皆因外而生又以其説為得策強自解曰義果在外非由内也季子死矣使其有靈吾將提耳而誨之曰敬之者虛空耶墻壁耶抑人耶有人則有敬是敬由人生非虛空墻壁能敬叔父敬弟也不

知人之所為敬者自何而來乎長者在前尊敬之心肅然自生必謂之外可乎公都子因孟子代荅之説其心了然不復疑閡乃有冬日飲湯夏日飲水之説豈亦在外之對大明敬之者在我而不在外亦可謂入吾聖賢閫奥中矣然則孟季子乃公都子之藥不因季子無稽之問何以得寤義之精微深耿處乎彼季子固吝之病何時而可瘳也哀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

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
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
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
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言性善深合孔子之論而超百家諸子之上是其所見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其補於名教也大矣告子以性為無善無不善此不識性之正體者也或以謂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以文武民好善幽厲民

好暴實之此論染習非言性也或以為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君而有象瞽瞍為父而有舜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此論氣習非論性也論染習論氣習與夫不識性之正體者皆非善論性者也其善論性者莫如孟子夫孟子之所論性善者乃指性之本體而言非與惡對立之善也夫性善何自而見哉於赤子入井時可以卜矣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忽然而

發已墮於情矣性發為情乃為怵惕惻隱以情卜性可以見其為善矣夫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皆有之其用則為仁義禮智此性之所固有者外務豈能鑠之哉然而至於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者非天性也特出於不思墮於陷溺卒使至美之才終為棄物吁可惜也如告子輩不知乃不能指其正體而忍以私意紊亂之可勝歎哉使告子之說行則善不善皆無與於性如或者前說行則其罪一歸於君上而不知自

責如或者後說行則善不善皆歸於天而無與於人事傷名敗教莫此爲甚惟孟子有性善之說則人皆知本有堯舜之資特出於不思耳思之如何求吾性善之本而已矣使求之不已一旦豁然則耳目口鼻皆無虛稟仁義禮智隨事發生豈不大哉故孟子有求得舍失倍蓰無算之說欲人自盡其至美之才耳且引詩物則秉彝好德以證其性善之說夫有物必有則夫物所以引吾善也物者情也民之秉彝也故

好是懿德夫秉彝性善之謂也故所好者無他懿德而已矣性善之論復何疑哉荀卿楊雄認人欲為性故或謂惡或謂善韓愈又分為三品皆聖門罪人也惡足以知性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頼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

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見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深知人性善超然異於羣生深識先王所以設為學校以輔相裁成之意深識以聖賢孝友之資而至於為愚不肖所以有堯舜與人同之說有

聖人與我同類之說有牛山之喻有不能盡其才之歎使孟子得志將取三代學校之制擇其可行於時者行之高者使由此為聖賢下者猶不失為孝友必矣其為學校也如之何自禮樂射御書數而教之以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夫何有不肖之人乎故有富歲多善凶歲多暴之說富歲即先王之時凶歲即六國之時也又有麰麥之說其推而極於聖人與我同類之說又引龍子之說引

易牙之說天下之口相似耳相似之說又充而極於口同嗜耳同聽目同美心同然之說其意止謂人皆可以為聖人耳夫心同然則性善之說也以其性善故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理即義之本體義即理之見於用者惟性善所以悅理義悅理義所以可以為聖人也且麰麥之豐耗以地肥磽雨露人事之不齊子弟之善暴以富歲凶歲之不齊則人之為聖賢愚不肖則以學與不學之不齊使地有

高下均得雨露栽培則蕣麥何為而不豐使人之常心均得遇富歲以自適則子弟何為而不善人之善性均得學校之教育則天下何為而不為聖賢孝友哉嗚呼孟子性善故見聖人與我同類荀卿性惡故至李斯而焚書坑儒行督責之政而秦遂至於亡則夫孟子之學真得孔子之正統者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

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
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
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
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
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
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
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
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昔伯樂見鹽車之馬而增歎卞和抱荊山之璞而悲泣則以千里之馬而乃屈於鹽車連城之璧而乃埋於塊石故也馬玉乃乘駕操執之用耳識者尚為之眷眷況仁義禮智皆生於人其用固有大於玉與馬者而世無識者使淪胥陷溺為愚不肖可不為之大哀耶天下皆以民為無知民為至愚民為蚩蚩而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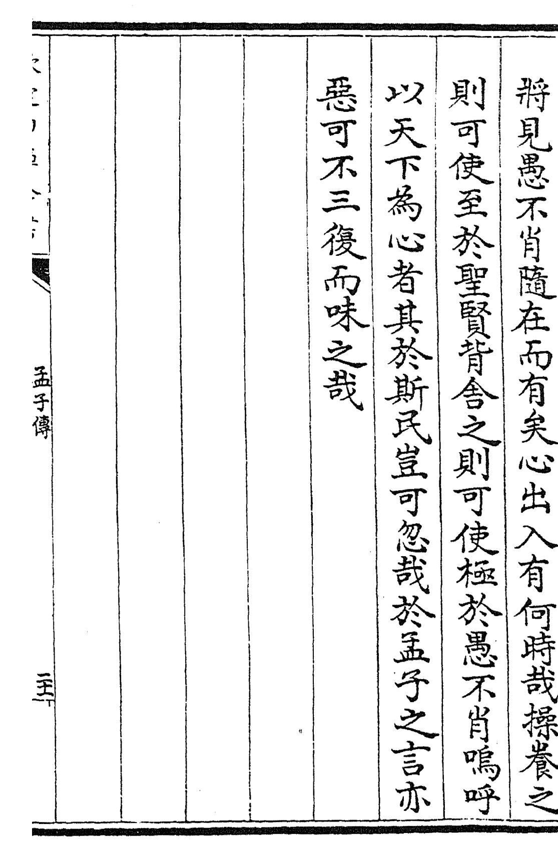
子獨見其為天下之至寶人人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人人可以為士君子為聖人上之人不知保護愛惜使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或使之為盜賊或陷之於刑罰或驅之於死地以快其并兼進取之心或坑四十萬於長平或斬二十四萬於伊闕以取英雄謀策之名遂使斯民無復聞聖賢之學而朝不謀夕放意於愚不肖之地以自苟其平生孟子靜觀默察欲援之於聖賢之域而不可得徒發於嘯歌

言語以遂其區區之志焉此所以有牛山之喻有日夜所息雨露所潤萌蘖之生之說又有斧斤之伐牛羊之牧之說此蓋言山之性無非美材而困於牛羊斧斤之壞不得遂其性也又有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之說有放其良心猶斧斤於木之說有日夜所息平旦之氣與人相近之說又有旦晝梏亡之說有夜氣不存去禽獸不遠之說此蓋言人有仁義之心而時君世主不知敎養之而乃有前數者之病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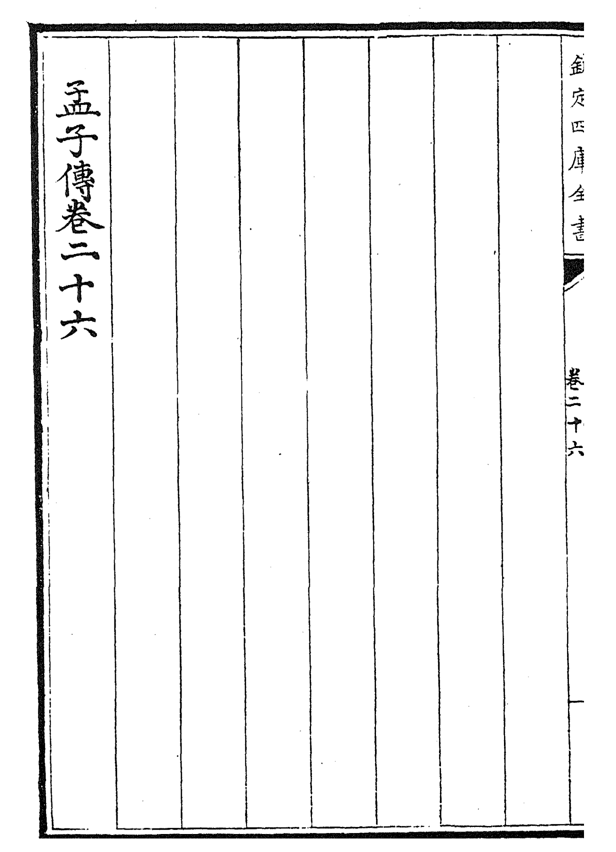
日夜之所息心開智長童冠勝於幼年四十勝於三十其平旦之氣清明靜一亦知善之可好惡之可惡然自平旦之後接物遇事父垂老而母多病妻號寒而兒啼飢而又上有權謀以道其詭詐上有吞幷以啓其鬬爭自朝至夕無復人理去而復來止而又作如桎梏之拘係左右先後進退前卻而不得少休息於仁義之地旦晝已過事則已矣夜氣之生無所抑遏宜得遂志於天與之仁義矣然而梏亡之甚猶江

湖之浪風雖息而勢未定繁弱之矢弓已弛而力方來夜氣微薄豈能當此旦晝梏亡之勢乎是以夢寐紛紜境遇顛沛凡理不當為而事害名教者皆安行而樂為之其去禽獸特夢覺之間耳相去幾何哉事至於此則亦已矣嗚呼世之士不探其本心而觀其末迹乃以謂民無知民至愚民蚩蚩未嘗有聖賢之才豈不厚誣天下乎夫山本有美木人本有仁義之心斧斤牛羊凌踐斬伐使美木無自而生安可誣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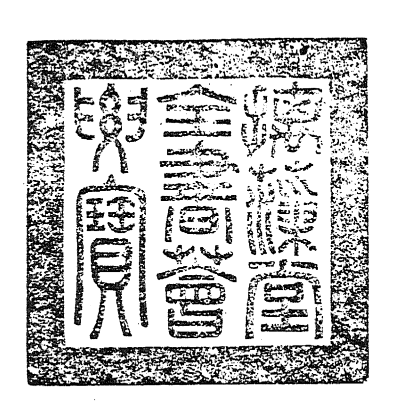
為無美木乎非禮非義軒輊推挽使仁義無自而生安可誣人為無仁義乎使山有厲禁牛羊不得而入則干雲蔽日之材可以為明堂之用矣使人有教育非禮非義不到其前則聖賢孝友可以為國家之用矣故又有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之說又引孔子操存舍亡惟心之謂之說夫心有何物哉仁義而已矣有禮義以涵養之則所謂操也將見仁義不可勝用矣無禮義以防範之則所謂舍也



將見愚不肖隨在而有矣心出入有何時哉操養之則可使至於聖賢背舍之則可使極於愚不肖嗚呼以天下為心者其於斯民豈可忽哉於孟子之言亦惡可不三復而味之哉



孟子傳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浦焯